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. It features rolling hills in shades of brown and tan. There are several houses: a small black house with a white roof, a larger white house with a brown roof, and a black house with a white roof. A black line,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path or a river, winds through the landscape.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modern.

酸枣小孩 著

从前，有个王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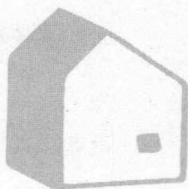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酸枣小孩 著

从前，有个王村

Congqian You Ge Wangcun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前, 有个王村 / 酸枣小孩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7

ISBN 978-7-5598-1687-0

I. ①从… II. ①酸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5417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10 字数: 175 千字

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/ 序：枣、酸枣、酸枣小孩

枣

枣和文学关联密切，去肉留核或去形留意。

早于鲁迅的有施耐庵，先掌握一把枣子，“捧出一大捧枣子来，七个人立在桶边，开了桶盖，轮替换着舀那酒吃，把枣子过口”。那七个吃枣子的人以后都成了文学典型，水泊风云也是从枣子开始过口的。

鲁迅在文学里栽种枣树，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。枣树铜皮铁骨。十年栽树——栽枣树，百年树人——树周树人。大家以后再种枣树都高不过鲁迅后院的枣树。逼得我们只能去种牡丹悦世，甜叶菜悦己，有人还想种万年青，悦方不明。

在北中原，红枣素有“铁杆庄稼”之称，耐旱，耐涝，养人，救荒。腊八节那一天，我姥姥让我首先喂米饭的就是院里枣树。长大后读到《诗经》“八月剥枣”。诗人以后开始有了剥枣习惯，劳动生长吆喝，劳动也生长诗歌，在哪里

剥枣？在北中原。

酸 枣

延津古称酸枣——秦时以境内多棘，故名酸枣县。酸枣当属野生的小棘枣，入药。酸枣是灌木，枣则是乔木，“丛生为棘，重束为枣”。棘枣还没进化成枣。枣是由酸枣进化而来的。地名也不断进化，叫延津县已是宋以后的事，因渡口而命名。如今是离河流近离枣子远。

延津人民和我故乡人民一样，喜饮酒不喜饮茶，坊间传说，如今延津县内有两项最是著名：延津火烧和刘震云。前者能吃，后者能看。我有次赶集扎根人民，见我二大爷，专门核查。他沉思后，说，知道前一个，外焦里嫩、香而不腻，后一个就不知道啦。

我马上延伸到当下文学状况。二大爷连刘震云都不知道我便不敢造次，怕提起自己更尴尬。我避实就虚，只和二大爷说枣子。

历史上有许多名枣之乡，道理各占一方，像文无第一一样，枣无第一，我吃过的如狗头枣、马牙枣、金丝小枣、灵宝大枣、内黄大枣、新郑大枣。人人都认为自家院里的枣天下最甜，从故乡立场和文学立场来看，这是对的。

酸枣小孩

我第一次看到“酸枣小孩”名字，判断应该是延津人。不然不会有人怀揣古意起这样名字。世上卖枣者只会说自己枣甜不会说自己枣酸。

以后陆续收到酸枣小孩自己办的文学杂志《向度》，其选用水准不亚于某些公开杂志。同人杂志的好处在于有自我、自由、自在的优势，可见文章好坏与刊号正式与否无关。酸枣小孩还走出书斋，利用自己的优势用心经营策划一系列相关活动，颇见敬业执着。去年山东画报出版社约我去济南签售新书《水墨菜单》，在泉城见到了这酸枣小孩，竟是一枚女枣，知道她真名叫田启彩。一问，果然是延津人。剥枣见核，可见我学问之大，判断之准。

许多人把酸枣剥开当食入药，田启彩远离中原故土生活齐鲁大地，在异乡把酸枣剥下是当文学来吃的。她便有了具体的果实酸枣，有了虚构的地理酸枣，有了文学的精神酸枣，她不是一个只吃酸枣的小孩，她还要吃记忆，吃乡愁，吃乡情，吃人世，吃百态。

还没有明文规定，大先生栽过两棵枣树之后，他人就不允许再栽别的树种了，文学森林生态多样化，需要自然平

衡，譬如后院里要有诗歌的银杏树，随笔的楮桃树，散文的皂角树，评论的刺玫树，小说的大槐树。

酸枣的酸枣小孩要栽种酸枣的枣树，文学的枣树。走进田启彩的文字田地，她让故乡的枣子撒满一纸，颗颗枣红，把来过口。故乡是可以携带的，心安之处即故乡，枣子开始有了故乡的声、色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

譬如这一部关于故乡的书。

冯 杰

2018年2月 听荷草堂

目 录

/ 食蔬记 /

- 3 彼稷之实
- 6 玉蜀黍里的乡愁
- 11 大米小米是表亲戚
- 15 白面里的人生理想
- 21 菊 芋
- 24 悠然见南瓜
- 28 风吹架豆花
- 30 葫芦葫芦瓢
- 32 丝儿瓜的尖
- 35 懂秋的黄瓜
- 38 炖茄子腿
- 41 瓜皮小炒

/ 知味记 /

- 45 一品凉粉
- 49 高粱的香
- 52 愉快的饴饴
- 54 瓜豆臭闻
- 57 秀色可蒸

- 60 不思饮食
- 62 炒面与花生饼
- 64 野味的清欢
- 67 花椒有味

/ 古风记 /

- 73 端午节与麻糖
- 77 过苦夏
- 81 面月饼
- 85 重阳节与摊煎饼
- 89 豫北的年

/ 昆虫记 /

- 107 土行孙
- 109 斑 蟑
- 111 马叽鸟是蝉的小名
- 116 春姑娘住在哪里
- 119 土鳖不是鳖
- 125 屎壳郎滚蛋记
- 127 捉钉钉
- 130 蚂蚁上树
- 135 蚂蚱、蚰蚴和蝓蝓

/ 草木记 /

- 141 早春二月

- 148 桃 红
151 夜里的烧汤花开了
153 碧桃花下感流年
160 槐花记
165 枣树与黑槐树
168 再记枣树
172 石榴记
176 柿子红了
179 紫藤上开着葛花
183 楮桃之桃
188 桑 葚
190 秋气弥漫

/ 故物记 /

- 195 麻绳记事
197 煤火台上
202 岁月是醋
205 水井的多种功能
211 纺花车与织布机

/ 旧事记 /

- 217 西地河消失
223 夹堤纪事
234 亲爱的院子
244 赶庙会

255 纳凉

259 冬日杂忆

264 村妖列传

279 王村词典

292 赶着驴车去流浪

297 回乡偶书

308 跋：梦里不知身是客

食蔬记

从前的王村食蔬遍野，弥漫着农耕时代的气息。春风吹拂麦浪。谷子依偎着高粱。豆荚在秋阳下响起轻脆的炸裂声。南瓜花、丝瓜花、架豆花……姹紫嫣红开遍。我穿过节节拔高的芝麻林走向那片绿意葱茏的菜地……

/ 彼稷之实

高粱是中原大地上最古老的一种农作物，可是现在的王村却难见它的踪迹了。

说高粱，先想到的是高粱秆。高粱秆和玉米秆，我们都叫作“葛档”。而归为水果类和它们长相酷似的甘蔗则被我们称之为“甜葛档”。

上高中的时候，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姓窦。他和其他用地方方言讲课的老师不同，他用一种方言版普通话给我们上课。有一次上课时他就这样朗声高呼：“甜葛档——”

把我们都笑喷了。

窦老师当时还是一位虔诚的“文学青年”，擅长运用讽刺挖苦手法对付我们，而且说话风格无所顾忌。有一次课堂上他竟然以一种暧昧的语调奚落我们：“先生们，太太

们……”男同学哄然大笑，女同学恼羞成怒。而我们敬爱的窦老师则面不改色。

北方不种甘蔗，小孩子为了解馋，就拿地里种的高粱秆和玉米秆代替。相比较而言，细长高瘦的高粱秆要比粗壮的玉米秆滋味略胜一筹。在嘴里嚼来嚼去的，便会有一种秋高气爽的况味自心底升腾而起。

高粱这种农作物历史悠久，一直悠久到我的小时候。小时候家里还种着高粱。几乎每年都种在铁路北的那块被称作“东北地”的地里。其他人家的地里也是种高粱的居多。秋风一吹，比人高出许多个头的高粱头都低下来，齐刷刷地朝一个方向摇摆。这样的景象是颇为壮观的。

有些年里，父母会在高粱地截留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出来，种上沉甸甸的谷子。谷子秆的身高比不上玉米秆，更比不上高粱秆，它是三者中最矮的，可是它结的果实最多。一到了快成熟的时候，它们都早早累弯了腰，齐刷刷地低垂了头，完全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

此时站在近旁的那群细长高瘦的高粱，它们正拼命地低下果实稀疏的小脑袋，以表达自己的羞愧之意。

成熟的高粱要被镰刀割了头去，拉回家里用刮地的刮板把高粱籽撸下来。大多数被磨成高粱面，做高粱窝头，以填

饱全家总是处于饥饿状态的肚腹。少数留下来做牲畜们增加营养的夜间草料。一家人坐在院子里，齐刷刷刮高粱的情景也颇为壮观，那种不绝于耳的“吱啦吱啦”声如今仍隐约可闻。

长大后到了山东，才知道高粱还可以制出高粱饴和高粱酒。高粱饴是一种黄褐色透明的软糖，过年回家时也曾买一些回去当作馈赠佳品。大约山东的高粱也不是我小时候吃过的红米高粱，而是和东北一样的白色高粱米，才会呈现出这种浅淡颜色。

高粱酒还不曾喝过。春节时去朱家峪，有当地人在摆摊叫卖自酿酒，淡红色的50度高粱酒，据说是纯粮酿造，买了两瓶回来，来不及喝，就送给姐姐带回她婆家孝敬老人家去了。

当高粱秆上那柔嫩淡红的穗子，逐渐变成深红，籽粒饱满的时候，我也曾走进去那不算茂密的丛林，去采摘间种在里面的豇豆绿豆，偶尔也会惊喜地发现一两株野生的甜瓜或者西瓜。多少个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收工回家，从那条两旁都是高粱的乡间小路上穿行，风声沙沙地拂过。那时节我还不会念诵那回环往复的远古哀伤之调：

彼黍离离，彼稷之实。行迈靡靡，中心如噎。

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……

/ 玉蜀黍里的乡愁

玉米，王村人叫玉蜀黍。是不是河南地界都这么叫呢？没考察过。小的时候以为这名字太土气，后来才知道人家是有史记载的，而且在其发源地之一的墨西哥还被奉为神物来崇拜。

玉米神。听起来仿佛一则古老的拉丁神话。王村人虽然没有崇拜粮食的风俗，但是粮食在他们朴素的人生观里却是和命等值的。尤其是经历过饥饿年代的人们。

小时候的庄稼地里，玉米还是主要角色。花生属于后来居上的经济作物，最初的时候，并不受重视，每家每户种几亩花生，纯粹是为了吃零嘴，榨几桶花生油调剂一下以菜籽油棉籽油为主导的寡淡岁月。

长大后的玉米株高过人头，成片的玉米林，郁郁葱葱，